

# 阳城“八景”

■司新国



每次读清乾隆十二年《商水县志·疆域志·艺文志》记载的时人吟咏商水“八景”的诗篇，我都心驰神往、赞叹不已。

所谓商水“八景”即梧桐栖凤、潏渡秋游、荒城夕照、银杏蟠龙、章华遗址、乌沟夜月、白帝清风、焦寨晴烟。从我家出发，到老城十字路向西几百米就是“八景”之一的梧桐栖凤。志书《古迹》篇载“老城西侧有一高台名叫凤凰台。相传台畔有梧桐树，汉宣帝时黄霸为颍川守，凤栖于此”。黄霸确有其人，是太康人，字次公。曾任颍川郡太守，他为官清正廉明、宽以待民。商水处颍水南岸，时属颍川郡。黄霸在商水“巡视”时，多次登上凤凰台。登高望远，风光秀丽，梧桐森森，苍翠如云。夕阳西下，暮色四合，灯火初上，炊烟袅袅。凭栏四顾，城内文庙(今教师进修学校)、永福寺、火神庙、东大寺(今城关完中左右)、县衙、义学、魁星楼(老城县一小方圆附近)及五街十四巷的仓巷(老城东街北)、官巷(县衙南)、义学巷(南街路东)、白衣阁巷、火神庙巷(南街路西)等。城外先农坛(老城东南角)、社稷坛(老城西关南侧)、历坛(老城北关)、云雨风雷山川坛(老城东关)等巍峨壮观。本县庠生陈大琳曾写下“灵鸟出丹麓，胡为鸣颍川；高梧堪托足，太守若为贤；咿声今已邈，芳踪此相传；旷怀千古事，重见在何年”。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凤凰是百鸟之王，梧桐是树中之王，二者皆为祥瑞。商水自古民风淳朴，百姓生性旷达。黄霸是个好官，对他也就极尽溢美之词。

从梧桐栖凤驱车向东数百米即古城东门外潏渡秋游。旧志书载“县治东门外石桥处即古殷水。常于秋月，鼓棹东流，荷花袭裾，沙鸥翔集，爽气迎人，极清旷之雅致”。这里说的石桥即潏川桥，初看如写江南水乡，似有夸张之嫌。其实是我们孤陋寡闻，商水以水冠名乃实至名归。据县志记载“商水之地势，坡洼者十之七，高阜者十之三……遍地行舟，俨若江湖，经年汪洋无涯……惟恃以蒲、苇、菱、芡、鱼虾为生计……”以至今天的村庄名字多以湖沟为名。仅大连湖、王向湖、杨湖、东秦湘湖、西秦湘湖等，水域面积占全县总耕地的12%。既有舟楫之便，又有风景之胜。春夏之际，桃李夹岸，杨柳成荫，长桥卧波，水光粼粼，游人如织，络绎不绝。乾隆年间知县吴道观有诗赞之：“幽人何事荡兰舟，为爱芳菲古渡头。日漾晴波摇嫩绿，风和夹岸枕寒流。”说的就是东关潏水古渡。石桥两侧有专供游乐的游船，从南城乘

船可通北关(今章华台中段)上岸，再登章华台游玩。所以才有“沙洲惊宿鹭，水面起浮鸥”“超然尘世外，宛如五湖秋”等诗句。

由此向西到西环路边的荒城夕照，旧志书载“城西有楚怀王墓，高冢如山，雉堞(城墙上的齿状矮墙)遥映返照，东窥草树离离。殊足豁人心目”。土冢地下是十字形四个墓室组成的连体砖墓，是否真是楚怀王之墓尚且存疑。乾隆十二年县训导吕一敬诗云：“荒城临大道，返照射余辉；雉堞明初灿，楼台影渐微；牧童驱犊返，倦鸟戴霞归；不觉烟光暮，山风冷人衣。”今荒城夕照已不复见，或许是换了另一种形态而存在，比如存在于古人的诗里……

老城南街往南是东岳庙，旧志载“城南东岳庙有银杏一株，枯干不朽，不知何时植也。明太祖北征至此树下，一足蹬树，足迹深寸许，至今不泯”，人称“银杏蟠龙”。清乾隆时知县张崇朴观后感慨万千，捉笔题诗云：“鸭脚无枝老干遒，不知经历几多秋；争传玉辇当时过，还看足痕今尚留。蟠曲不随风雨萎，虬龙空与栋梁俦；金銮去后无消息，存得枯枝说未休。”说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，放过牛、当过和尚，建都南京的同年北征，至于他是否在此银杏树下休息就不得而知了。即使朱元璋真的曾经在树下休息，也不可能一脚蹬在树上蹬出一个寸把深的脚印。诗中“鸭脚”是银杏树的别称，因叶似鸭掌故名。无独有偶，在邓城许村亦有千年银杏，只是换了主人。说是光武帝手植，还有说树身至今有光武帝拴马绳的痕迹。

南城回头向北到章华台路就是章华遗址。章华台即楚之“小章华”，据史料记载“楚与秦战，被秦将白起打败，此投陈(陈国都城淮阳，时商水属陈)时所建。台高十丈，基广十六丈，台上建宫殿，与妃娥共歌舞”。因宫女皆用丝带束成苗条细腰，故又称“细腰宫”。清乾隆时本县监生王梦桃有诗云：“高台映北郭，其道楚风奢；遥想绮罗队，空留翠柳遮。”章华台其实就是楚王建造的离宫。战国以前，楚境内章华台有名的有四处，其中一处就在商水。旧志载“春秋襄公十七年(前556年)楚灵王筑章华台”显然有误。据查古籍《春秋》，襄公十七年为楚康王四年，此时楚灵王还不在此位。商水的章华台，按《辞海》为战国时楚顷襄王所筑。楚顷襄王二十一年(公元前278年)楚都纪郢(今湖北江陵西北)被秦军攻破后迁都于陈(今淮阳)。楚顷襄王好台榭，仿其先

祖楚灵王筑章华台离宫于今之商水，此说应较为可信。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”说的就是楚灵王。我伫立在遗址前，想得更多的是对于他这种不良嗜好，一千大臣无人劝谏，只知迎合吹捧，楚灵王的末日也就来了。最后，楚灵王的弟弟楚平王杀了楚灵王的两个儿子、废掉了楚灵王。原来溜须谄媚的臣子都背叛了他，而且向他身上泼了不少脏水。当然，这些与楚顷襄王在商水所筑章华台无关，只是俱名为章华台而已。

从章华台路向东出县城，驱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城关乡李凤寨村乌沟庙。庙已不在，学校尚有古柏一株，势若蟠龙。有老者说此处即乌沟夜月旧址，曾有松柏千株，毁于水火战乱。旧志载“乌沟河在县治东北八里许，村屋稠密，云树参差，月夜游此，清幽如画。中曰光武尝黑夜寻马至此，迷不识路，俄而天大明朗，如月光然”。本地人立庙祀之，谓之曰“失马庙”，不知何故后来变成了乌沟庙。传说是光武帝刘秀在与王莽征战时，兵败曾被王莽追杀，在乌沟寻马迷路，黑夜忽然亮如昼的故事。“王莽撵刘秀”的故事在商水有多个版本，亦有邓城饮马台等处“古迹”。其实这些都是传说而已，乌沟夜月美在景致。试想，中秋之夜文人墨客夜出古城东门来此观月，定是一种极具风雅之事。静坐寺院高台，看天上一轮明月洒清辉，冰清玉洁；览乌沟河流潺潺，氤氲朦胧；观云树参差，茫茫迷离；听鹤掠过，呱呱南飞。于是，就有了曾任清代商水知县郭天锦的诗：“水树重重月色移，轻阴吹断晚风披。波沉素魄流银汉，练捣玉钩挂碧枝。唼影遥怜鱼沫细，迴翔共数鸟归迟。年年不改清光好，长待游人拂钓丝。”

从此处原路返回，经汤庄过邓城就到了古村白帝，今名为白地。旧志载“白帝台，县治西北三十里，相传即汉高帝斩白蛇处，至今四季风常清凉”。白帝清风源出于此，史载高台已化烟云。村北有沙河潺潺，村西通张明龙胜。清乾隆时本县庠生王挺诗云：“清风袭古道，曾记驻君銮，古碣荒村断，平沙汉迹残；勒总凭壮魄，斩虺负峨冠，凛凛千秋后，犹余剑气寒。”据《汉书》载，秦二世元年(公元前209年)颁诏，令各郡县遣送在押罪犯西去骊山，修筑秦始皇陵墓。沛县由时任亭长的刘邦押送犯人前往，中途犯人逃跑半数，去芒碭山(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北)途中遇白帝化蛇挡道，高祖斩蛇起义于此，史书记载均在永城。说在商水境内，实属讹传。尽管是讹传，但

在百姓眼里，刘秀刘邦都是真龙天子。

至于焦寨晴烟，则在县城东南大武乡焦寨村。旧志载“焦寨寺，县治西南五十里，宋将焦赞屯兵处。林木蓊郁，虽天气晴朗，常如烟云缭绕”。可见焦寨以寺闻名，以焦赞屯田传世。焦赞不见正史，是传说故事中杨六郎手下的一员悍将。小时听大鼓书就知道焦赞孟良，至今难忘。屯田养兵，始于西汉，历代沿用。宋时在此屯田极有可能。商水有许多村庄以屯为名，都和屯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焦寨历史上有一座寺院且规模较大，香火旺盛，林木葱郁。每于清晨，村舍人家炊烟袅袅，水面雾气蒙蒙，微风轻拂，飘散于竹柳枝头，远望焦寨如在轻烟薄雾之中，这大概就是焦寨晴烟的由来。清乾隆间本县贡生、乾隆十二年商水县志刻本纂修者郭熙春游到此，感慨道：“云树参差谈晚烟，不知驻军在何年；而今为访屯兵处，细柳盈盈漾绿天。”可惜如此美景，总被“雨打风吹去”，屯田遗址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逝。从焦寨返城，已是华灯初上、夜幕降临。没觉得累，只是觉得心里沉甸甸的。恍惚间弄不懂是诗人成就了“八景”，还是“八景”成就了诗人。

“八景”虽好，已成陈迹。“八景”只能鲜活于文人笔端，长存于商水记忆，今天我们已无法还原历史。有人说，爱上一座城，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。其实不然，爱上一座城，更多的是因为这座城是生你养你的土地，有你眷恋着的父老乡亲。对于商水这样一座秦郡县制伊始即置县的古城，我们做得实在是太多了。不论从哪个层面上说，古城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文化和历史财富都是不可估量的，但我们对其的研究又有哪些呢？希望曾经的美景可以重现。岁月荏苒，许多记忆虽已变得模糊，然而独具特色的景观总能让人记忆深刻。说起淮阳，脑海中总会跳出太昊陵和龙湖；谈及鹿邑，最先说起的必定是老君台、太清宫。而我们商水在外地人眼里，除了叶氏庄园、寿圣寺塔广为人知，陈胜故里、三袁老家、丘生之墓、姚晔父子、白塔遗址、袁墓柏林、平店玫瑰……还有固墙捞面、邓城猪蹄、巴村盆面条、商水大盘鸡等等却鲜为人知。我们应尽早打造自己的亮点，拿出自己的名片……这样想着想着，我忽然感到愉悦，感到充实，感到兴奋，感到一个美丽全新的商水向我走近。